

醞釀一種芳醇 如果是 小王子

文 / 鄭乃銘

聖艾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-Exupery的《小王子Le Petit Prince》書中，飛行員與小王子道別時的對話，令人難忘。小王子對飛行員說『…，每個人都擁有不同的星星。對旅行人來說，星星是他們的嚮導；對其他人來說，星星只不過是些小小的、會發亮的東西；對科學家來說，星星是科學問題；對那位生意人來說，星星則是黃金。但是所有這些星星都還是沉默不語。只有你，將擁有別人沒有的星星…』。飛行員問「你是說」？『當你晚上仰望星空時，因為我住在其中的一顆星空中笑著，於是對你來說，所有的星星都笑了。你將擁有會笑的星星，只有你』。小王子說。

這段文字，不管是在那個時候、那個年紀讀它，總令人感慨不已。

當飛行員回到自己的家鄉，他很慎重地畫了一幅畫，畫裡面就是無垠的沙漠；但實際上卻高高掛著一顆明星。飛行員於是這樣說著『對我來說，這是世界上最美麗、也是最讓人難過的景色。…我再畫一次，好讓你們看清楚，小王子就是在那兒出現，然後又消失。請你們仔細看看這幅風景，好讓你們有一天旅行到非洲沙漠時，能準確地認出它來。…有一天你們碰巧經過那兒，別走得太急，請在那個星星底下停留一會兒！如果有個小孩來到你們身邊…』。

我幾乎每一年都會重看一遍《小王子》，這個習慣已經持續十幾年。無法解釋到底是為何，但每回的感受總會有些微不同或改變，而我竟發現自己很喜歡那些微的改變。因為，那些所謂些微的改變，讓我總能夠重新打起勇氣、深深地、大力地吸了一口氣之後，開心地再面對所有種種。這似乎也像是聖艾修伯里在書裡面所昭示的一份精神，不是出自一種生命的大慟而被擊垮之後的幡然大悟，只是來自生活裡一些些可以阻止與不能阻撓的撩撥，內心很坦蕩地能夠繼續邁開步伐往前走。

因為，你心裡很清楚；知道生命中總有一顆會笑的星星。

不論這顆會笑的星星，是人或一件事；它到底教會我們一件事，人有能力與權利去執著一份夢想。

尊彩藝術中心持續在第二年規劃的當代藝術家聯展，有別於2011年的不設定主題、不圈限創作媒材的【聚賢迎春】展覽；2012年特別在一個主題精神的規範之下，以【如果是小王子—七位新銳藝術家】為題旨，並非是要求藝術家針對聖艾修伯里的這本書來做創作的發抒，也不是要請藝術家來為這本書進行繪本。嚴格上；這個展覽企圖藉由這本書來作為一種精神引渡；引渡一種跨世代對自我與他我的認識和了解。甚至，觀者也可以從這個主題展，抽樣式讀出以80年代為多數的這次展出藝術家，他(她)們目前或是在台灣或在海外，從文化的基礎含量再到環境變遷之下，他(她)們又是如何在看世界、看人與看事，這種不同的思維面向與各自詮釋的角度，仔細回想又何嘗不也在呼應著聖艾修伯里在《小王子》書裡面；為小王子所設定的幾個不同出場的角色及所帶來的不同視界。聖艾修伯里的《小王子》跨越世紀帶領成千上萬的不同國籍讀者；在個人境遇曲折之下，卻仍能懷抱純善的理想而感到雀喜。那麼，尊彩的【如果是小王子】展覽；無疑是為現在的大家開啟另外一扇貼近新世代藝術家思想的窗，讓我們有機會認識到這個世代創作者又是如何堅持個人的執念。

..... Le Petit Prince



Lee Yi Ya

李宜亞(1986-)/

這些年來過的好嗎？

李宜亞的作品，屬於一種極端現世性的創作語體。現在年輕人習慣上臉書或以微博來透露行蹤、掌握訊息、建立分享，這相對讓年輕人更擅長使用數碼相機及手機攝像功能，養成隨手可拍、可刪、可傳送的快速溝通慣性。只是，攝像也常會因器材及周邊環境的條件不一，容易讓拍出來的照片不見得都在掌控之下，光線不足、主體模糊、局部曝光過度…這些因素讓呈現出來的照片有很不一樣視覺閱讀。李宜亞的藝術，從我們所俗稱的失敗相片來做入手，這種照片具有一個很相似狀況，就是照片的前方是雪花般慘白，好像曝光過度讓



李宜亞 這些年來過的好嗎？ 油彩 97x145.5cm 2010

照片竟有著不同空間層次的感覺。李宜亞以照相的視覺、繪畫的方式來做為表現，畫面主體的取材則都是生活當中尋常事物，但卻因為光線佈局，顛覆印象當中的視覺性，似乎更有現代人際嚴重疏離的心理情態。在一件名為〈這些年來過的好嗎？〉的作品中，李宜亞將畫面落在常見拿來祝賀或送禮的金桔盆景，被光線猛烈刷白的前景，固然無損及整個盆景被辨認程度，只是，當我們面對現實當中拿來作為一種祝福的物件，竟然被莫名的白光給刷白，似乎令人更有一種人際淡淡的陌生、疏遠，但卻又渴望能夠接近；那種既真實但也模糊的不確切性，突然間，滿滿地佔據整個心思。



Wu Chia Chi

吳嘉綺(1985-)/

魔幻水晶球裡的現實與虛幻

吳嘉綺的繪畫作品，更趨近於古典寫實油畫風格，只是她破除古典寫實油畫的時空慣性，採納跨越空間的並置性來架設她個人對於「童話是否生活性」的這項提問，提出自己的觀察與想像。吳嘉綺總是在畫面上，以相當細膩的筆觸來畫出主體人物，這樣的主體人物自然是被拿來比喻現實的眾生，不過，卻在這個主體的周遭，吳嘉綺以平板式筆觸來呈現脫離現實的卡通人物，打破特定空間的概念，兩者間已分不出是誰介入誰的主現實空間裡。這種依融的畫面，點出略帶荒謬的不真實性與幻想化。但仔細再看看這些畫面所出現的人或物，則都與真實世界的生活現象並無時差，這就好像是：世俗定義裡的童話故事或人物，其實也是生活在她(他)們自己真實



吳嘉綺 沉睡的維納斯 油彩畫布 100F 2010

的現實世界，只不過與現代的人是分處於不同空間底下。吳嘉綺企圖模糊時空被傳統慣性所定義的基礎概念，讓畫面成為一個巨大的時空膠囊，足以承載不同空間之下的生命幻化，但卻又好像她所畫的〈魔幻水晶球〉系列，被水晶球給包裹在裏頭的北極熊、東北虎、虎鯨..，表面上似乎很安全也很具有觀賞性，但實際上卻充滿著危機與脆弱。畢竟，水晶球終究是易脆，一如所有曾經美麗的童話，到底也敵不過時間的衝擊。

..... Le Petit Prince



葉仁焜 歡樂暫時停止營業 畫布、宣紙、墨、彩 91x117cm 2009

葉仁焜(1984-)/ 歡樂，能暫停營業嗎？

《小王子》書裡面，飛行員慢慢了解了小王子的憂鬱，當小王子在看夕陽的時候，才能稍微解除憂鬱，享受片刻的溫暖。尤其當小王子說『...你知道，當人很傷心時，就會喜歡看夕陽...』。這話，讀來令人神傷。葉仁焜的繪畫，其實也有滿滿的憂鬱，或許當他憂鬱的時候，他才會如此真切畫出〈歡樂暫時停止營業〉這幅作品吧！葉仁焜的繪畫作品，筆



Yeh Jen Kun

觸纖細卻又有一股揮之不去的神經質情感，但這股神經質情感卻很輕微、很小心翼翼，深怕洩露了馬腳為人所洞穿。趨近於水墨單色系的畫面結構，同樣也有著水墨筆觸那種水分韻染開來的墨漬，這樣的安排更能牽引出現在年輕世代也有些深藏在內心的寂寞；並非如外表所展現的那般開朗或不羈。葉仁焜在〈漠漠〉作品當中，以台北市內湖堤頂大道的築堤為描繪主體，具有隔絕與防禦性功能的築堤牆面；佈滿著斑斑墨漬，就像生活當中曾經走過且留下的滄桑印痕，任陽光再強、雨水如何洗刷，還是如何輕易把痕跡給抹除，一如那件〈歡樂暫時停止營業〉作品，彷彿被凍結的旋轉木馬，無法旋轉出歡樂、碩大的帳篷竟傳不出歡笑聲。憂傷，總毫無來由就來探訪；令人措手不及及...。



Kao Ya Ting

高雅婷(1981-)

消失，並不意味未曾存在過

高雅婷的藝術，感覺起來就好像小天使在畫面上，飛飛停停、摸摸碰碰；心情似乎很不錯。只是，如果只憑初步印象就如此認定的話，恐怕也只不過掌握住一部分的線索。高雅婷的畫面性極強，而她也選擇的表現方式也顯得十分有趣，具體一點來說，就好像是隔著一層霧面的玻璃窗，只見玻璃後面會不斷印現出裡面的活動內容，似乎有點像是能夠滿足觀看人的好奇。問題是，那些印現出來的水霧般痕跡，好像也會隨著時間的流動，逐漸在隱退、消失，徒留點點色漬在其上。高雅婷似乎也有意將畫面的空間概念，採取一種不是很想要拓於清楚的定位來做訴求，這也使得抽現實語境的表述方式，更加產生一種曖昧卻又不顯得那麼趨近於模糊的



高雅婷 消失Varnishing 油彩 壓克力 畫布 60.5x72.5cm 2010

心理浮力，在視覺好像都能捕捉住具體物件的同時，轉瞬間則像水被蒸發掉，只留下隱約的水痕。〈Varnishing〉那件作品，尤其令人有一種畫面在移動，逐漸轉變的溫和節奏性，那種親暱卻也明顯不願被輕易掌握的心理距離，多麼像是現實當中的年輕世代。

Le Petit Prince

胡朝聰(1981-)/ 寧靜，像黃昏；從遙遠的地方走來

狐狸與小王子道別，牠告訴小王子『我的秘密很簡單；只有用心才能看得清楚。真正重要的東西用眼睛是看不見的』。我一直很喜歡狐狸告訴小王子的這句話，狐狸在這過程中，嘗試要告訴小王子：人應該對自己付出的許多時間，有一份不能忘記的責任；無論付出到底收穫了什麼。當現在的人習慣從付出的力量來稱斤論兩自己的功勳時，也許眼睛所看到的是實質性的勳章，卻忽忽略掉藏在日子背後；真正做過、努力過所留下的結痂傷口。胡朝聰的繪畫，形式上當然是以描述現實風景為依歸，可是在他筆下所展現的風景，則隱藏著龐大巨實的精神駭浪，那是當環境整個被挑空、人的活動影子被消去後，四周安靜到連風聲經過都必須蹣手蹣腳。但，是否沒有人活動的影子，就意味著生命的呼吸已經停滯了呢？是不是意味著眼前所觀照過的畫面，就代表著一種事實呢？胡朝聰以嚴謹的寫實技法來加以呈現空間，這樣的空間絲毫沒有因為技法的具象就失去了想像的延展，反而更有人期待下一步翻天蓋地的驟變要出現。



Hu Chau Tsung



胡朝聰 寧靜遙遠3 - 即將有所不同 複合媒材 73x135.5cm 2011



王建文
紅玫瑰
油畫
100x185cm
2012

王建文(1981-)/ 想像單純化之後，玩具飛機怎會飛不起來？

飛行員面對自己只剩下八天份的水可喝，卻又對引擎故障的飛機無計可施懊惱不已時，竟然聽見奇怪的小聲音將他喚回現實，這小人兒毫無道理口口聲聲要他畫隻綿羊。飛行員簡直是錯愕到不行。可是，當一件奇怪的事情太令人震驚時，人們卻往往不敢不服從。結果，怎麼畫都不是小王子要的綿羊。氣得飛行員最後畫個紙盒子、在盒面開了幾個小孔，告訴小王子說：你要的綿羊就在裡面。誰知道，小王子興高采烈直呼：這就是我想要的綿羊……！到底，只有孩子知道在找什麼！王建文的繪畫，意念乾淨而沒有太多驚訝想要刻意隱藏在其間，這就好像小王子打從一開始就很清楚自己想要一隻怎樣的綿羊，而不是成人世界所看到的既定現實。這倒也不是說王建文的藝術，過於耽溺在所謂自想式空間中，應該是他讓自己的繪畫回到一種比較純粹視覺與心理的偶遇，由於偶遇是不需要事先設定目的，自然就會啟動想像的自由發揮。在〈紅玫瑰〉那件作品中，玩具的飛機，飛翔得多麼理直氣壯，那就好像是人生際遇當中，不管生命給予了我們多大的一擊，有些屬於心底、純善的本質，是不會被輕易剝離，就好像紅色的玩具飛機義無反顧飛向前去。



Wang Chien Wen

Le Petit Prince



No2good

不二良(1976-)/

想認識蝴蝶，就得忍受兩三隻毛毛蟲

我將不二良(陳柏良)的作品，放到最後一位來介紹，除了有一個原因是依據七位參展藝術家的年齡稍作分類之外，還有一個更為主要的因素是，不二良的作品在這次七位藝術家作品當中，最適合拿來作為【如果是小王子】的總結。因為，他的小鼠Mousy公仔就好比聖艾修伯里筆下的《小王子》，可以被拿來作為一種純善、敦良本質的精神象徵，代表著一份可以執迷不悔的永世追求。小王子馴服了狐狸，在分開時不免感傷，小王子於是跟狐狸說『我不想讓你難過，可是你卻要我馴服你…這對你一點兒好處也沒有』。有意思的是，狐狸卻冷靜說『有，因為我愛上了小麥的顏色，因為那些金色的



不二良 叮噹小鼠 雕塑 玻璃纖維 H94cm 2010



不二良 小鼠散步 雕塑 玻璃纖維 200cm 2010

小麥，會讓我想到你，我將會愛上吹過麥田的風聲……』。馴服，代表了建立關係。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不二良的小鼠公仔，就不難發現這個長相令人親暱感油然而生的公仔，就好像雖然發生在生命裡的波波折折，有時還是會有令人喘不過氣來的時候，但對於美好事物的追逐、對一份理想的圓滿，總還是會令人更有勇氣再站起來，卯力往前試著更接近理想一步。不二良將小鼠公仔擬人化，同樣面對很多可想與不可預期的內外衝擊，但小鼠公仔始終能迅速把笑容重新放回臉上，樂於和美好的種種建立關係，這種代表著堅持美好及柔軟內心的標誌，也就是聖艾修伯里在《小王子》不斷提示的重點，也是跨世代追求的精神標竿。(作者圖取自網路)